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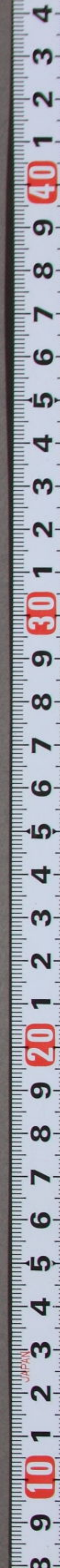
息菴集

二

詩 批 答 疏

三川

~16
2355
2



和
2355
3-2



息庵先生文集卷之二

詩

義燕詩并序

吾庶母崔氏賢行不可盡記先君在時有
雌雄燕巢居庶母房外自一燕死於貓一
燕繞巢悲喃秋而獨去春而獨來庶母寡
而移別屋此燕隨移作巢屋簷巢空僅容
半身而穴其底似示獨居靡他不復卵育
之意又作小小巢於楹頭彙索之端如一
錢只容兩趾似不欲并坐若客燕飛來近



地則必苦戰逐之獨親信主母呼則輒下
掌上此事希具作義燕詩

一雙玄鳥失其雄十六年猶獨守躬誰誘寸腸依主
母自憐高義伴臆權年年杜節歸期早子子孤形烈
士風閨範豈徒人可化天機應亦物相通巢營故為
孀居窄壘底先嫌伏卯空義腹不求風蝶飽苦心寧
顧雨泥融生憎彊暴驅簷外篤信柔嘉入掌中微物
詐知尊懿德至誠元自感昆蟲偉茲守義如江漢唾
却懷婚彼蝮竦別有小窩懸一片慎須無毀戒羣僮
古之李氏今崔氏前後同符一降衷

輓金學士光燁

公在人間五十年儒林標的大夫賢通三榜後千門
達數百羣中一驥先一年三榜鳳噓將期驚瑞世鵬

憐七月鶯

口澀迷新譜衣寒褪舊金秋初已如此霜後化何禽

景濂亭次韻

迴出淵淵脉奔流袞袞聲聖人川上趣知在景濂亭

送山人惠輝遊洛山寺

憶曾持斧過招提會以史過此御花爛前臺眼欲迷後來

二十餘年想吟入胡僧送別題

輝公遊楓嶽還

仙山亂插玉芙蓉登覽歸來道氣濃
老我尚餘清淨債手中今落萬千峯

歸來亭福州勝地吾昔為州遽歸未遑遊賞

今亭主來誦壁上題詠屬余和之

巴陵過後十年恨岳陽之樓曾未登
楣間綺語主人誦恍若將身江檻凭
亭前想見塞杜若亭上今應垂紫藤
白鷗烟波浩蕩裏正好蘭舟歌采菱
籠中病鷗兩翅短引頸南天飛不能

二樂亭次韻

在多个江岸上

歧路驚弓雪滿頭水鄉閒適較來優
晴莎暝入漁歌起晚榭涼生野客遊
黃犢自還知是性白鷗相近有何愁
吟邊寓目清難了更邀嫦娥共一舟

飲酒鬢堂謝廣文

鬢堂清若水官長冷於霜倒瓮迎饒客
開軒洗破觴幾中徐邈聖多酌次公
狂飽德歸鞍重餘薰滿一牀

示校儒

敬酌聖門無量酒仍修鄉飲序毛儀六出更申燥雪
戒吾徒宜倍日新規

聞金江陵來本家恨吾病未見江陵
會聞皂蓋下江陵望裏龍門恨未登世事多端無好
况相思一夜白頭鬢

羨江陵遊楓嶽

句漏還丹老葛洪風生兩腋馭長空尻輪想趁飛猿
脚病鶴依然守舊籠

在京自歎

華髮風塵事事非不堪隨處小兒欺尚戀終南歸未
得傍人竊笑老而癡

夏月在洛食蓴

此物江東物季鷹歸思濃一般清意味不欲待秋風

題屏畫四景

三笑松陰各倚筇共看脩竹雅懷同武陵豈獨神仙
界欲幻吾身入畫中

春郊雨歇踏芳菲遠樹殘暉倦翼歸一筆蹇驢山色
裏半巖蓬華隱烟霏

長風吹柁半天霞渚日初沈晚景多暝裏空壕人獨
去隔江知有兩三家

雨過村林霽景淒春流新漲野西溪幽人一夢窓前
罷杜宇三更月下啼

舍弟新就負暄堂

天地開慳秘荆榛化奩輪星河頭上近霞鷺望中新
意遠多佳句身清此逸民冷然御風客來往不辭頻

輓藥翁夫人

身膺寵命尊貞敬道備家人配鼎台哭向少連聲
最失為誰堂上舞斑萊

題素齋壁八幅畫

粉梅

老根抽長幾瓊枝花發枝枝萬玉妃直待麻姑乘月
過絳衣何必抱叢窺

墨梅

玉骨元非衆卉倫冰肌還惜受緇塵孤風妙韻清如
許水墨安能少損真

鳥似鷓鴣

畫出珍禽毛羽怪一雙山木老槎牙看來記得曾啼
處烟雨黃陵廟裏多

葡萄

畫工幻出葡萄蔓馬乳離離巧奪真病客不堪司馬
渴檯畔壁上口流津

漁村二幅

數村江上竹林中門外千帆萬里通此裏亦應生理
足一船漁釣當農功
灣頭一逕細穿沙隔岸人烟問幾家浦口暝中漁艇
去歸來江月正舒波

寒鵲

老植無葉北風哮凍鵲相依萃一梢待得陽春催卯
育綠陰何處不宜巢

山水簇

毫端幻出無何鄉萬曲千回一水長此去桃源知遠
近扁舟底處訪漁郎

遊龜鶴亭

烟渚移舟泊蘆花秋水明夕陽何處遂風送兩三聲

久雨歎

恒雨淋淋不解晴可憐民事失西成若為借得長風
力散遣浮雲白日明

喜晴

雨勢傾河更倒瀾頑雲張王太陽殘高天滲漏從何
補厚地膿瘡喜復完鶯惜金衣迎旭曬蝶憐鉛粉引
風乾快登飛閣臨千里無數坤端露碧巒

喜表孫英解聯句

阿英髻歲解吟詩詩語時今見者奇氣血由來來有
自八文章後有孫兒

此兒故尹尚書之孫昔有八
文章并生一時尚書其一

得大南星放新池

效捷多年病濕風野人持饋老跛翁新池介族知無
數遣八羣中作一雄

輓洪僉知士振

結髮論交日終南負笈年流光頭共雪陳跡矢離弦
世蠱畱三幹賓牀館四賢嶺鄉驚遠訃綿酒阻新阡
命德官何滿從心壽少延最憐良善質永隔此生前

濫叨二品感懼書懷

丙午

廿載翱翔戴玉班未酬 天寵老臣頑今日中官傳

特旨忽驚金帶映腰間

從叔直長公秀奎棄官南歸構對翠堂會諸

族飲話二首

再命循牆走菟裘薄薄庄時爭野老席隨量倒壺觴
自有成都桑八百不須新買雪堆庄年年伏臘松蘿
下行葦三章萬壽觴

陽月雲中對翠堂飲話

山粧白玉園高會風送天葩壓勝筵一逕黃花香未
歇殿畱今日上簪邊

聞尹粹夫先覺訃悲吟

風斤斲鼻許心知歧路襟期老不緇哭盡親朋君獨
在不圖今作送君詩

九九登高遇雨退設

雨為魔障負重陽餘興晴來強陟岡解事清霜寬肅
殺黃花不減曩時香

臨谷簿遊醉還

此地僻且有溪
間之趣可以卜居

愛賞山溪醉落暉夜深明月詠而歸偷閒老境須佳
境只欠茅齋與竹扉

登望

攀登斷隴崎嶇上迴壓平原杳靄間細細龍鱗生亂
石層層玉笏簇羣巒

送红柿與丹陽倅

小園紅果老風霜先被飢鳥食半彊物薄情深如不
信請君看取木瓜章

題野牛圖

野性不受羈飽食南郊草日夕管無人自識前村道

題山郊放馬圖

一馬癢磨樹一馬驕嘶風郊原水草好不願天殿龍
重陽登高族會

龍山落帽牛山泣
狂宕悲愁總失中
爭似一門重九會
匪他天屬講真衷

收小豆

膏腴負郭雖無分
種豆南山免落箕
自播自鋤還自銚
沙瓶酥飲可療飢

送李上舍晉哲之洛

送君萬水千山外
塊我窮廬獨臥身
若拜唐興應有問
為言鬚鬢白於銀

輓京畿監司全城君李準母夫人

壺儀稱有美
閨範著無違
一紀臨鸞寫
泣希年逐鳳歸

加封專郡邑
榮養尹邦畿
喪葬皆官庀
天恩九地輝

萃懷嬪輓詞壬辰四月製

孝敬由天賦
柔嘉著女貞
春宮笙鶴遠
祀事藻蘋清
中饋身忘貴
終喪禮出誠
憂傷半世病
凶聞一宵驚

行路難

我乘汎駕馬高阪
馳不已前有太行棧
後有瞿塘水西岑
日欲没北風吹不止
九顛攀石折層冰
滑難履猛虎磨霜牙
大吼山為圮古木
號怪鳥聞來心欲死

行路難如此胡為不知避使人凋朱顏白髮垂兩耳
天台有仙草嗟吾將逝矣

錄示草庵僧洞公

草庵山水飽聞會師在雲霞第幾層世路何人非白
髮鹿門歸計問渠僧

奉酬李提督求詩

李提督如松囑李判書德馨曰我今東征
無所求欲得一國文士或詩或行文或四
六各其所長詞章以歸留作子孫世傳願
明公旁求贈我判書遇我路中懇求又走

驛卒催成於夕次志拙副之

自是山西骨無煩圯上書一心憐楚哭萬里出周車
虜勢風沙外天威霹靂餘若非聞喚鶴吾未免其
魚

白川金谷驛

古驛依山在寒潮近戶鳴亂餘廬舍少兵後野田清
聖主仁恩大綸音賦役輕羽毛經過處喜色屬
村氓

過延安有感并序○癸巳

壬辰冬白川屯倭圍此城十匝而城中只

有招討使李廷諤及軍官若干人無軍可
守幾見陷招討使令城中男女皆拾石汲
水運薪輸藁每女牆列立男丁一人湯水
成沸東藁蘊火亂投城下賊陣又令射手
射之方士投石賊攀城者死於石超壕者
死於火立城底者爛於湯在壕外者斃於
矢良久賊退不敢復近延人微招討其魚
肉乎

粉堞崢嶸十里迤千家依保舊藩籬若非奇策經營
力難免疆蠻震蕩時東火下壕風大壯沸湯投石敵

離披一封民命能全活功比安平可等夷

征鴈

北來南去解隨時春暖秋涼性得知一粒黃梁雖可
啜網羅曾繳摠堪疑

壬辰四月晦日記事

四月月之晦邊報一何急一旬已過嶺人皆荷擔立
白日慘無精妖禽飛且鳴聲若各各環刃去各各環刃去廟堂坐

無策市人爲精兵衛卒盡星散神京已空城兵官但
坐嘯乘輿惟遠行西巡睿算定涇都龍采成千
官齊慟哭萬室一吞聲老天亦不助大雨如河傾奔

波出西門老弱顛誰持婦女盡徒跣貴賤何能知
至尊御單騎中官三四隨 宸衣任沾灑 玉顏消
數腴拭淚試回首烟焰漲京都借問彼何處太倉與
內帑亂民縱火焚頃刻成板蕩 廟社一屋輻草草
難具狀淒涼迎曙驛倉卒碧蹄館坡平邑已虛長湍
人亦斷 玉食輟三舉麥飯誰為進泥淖汚錦障玉
驄筋力盡力盡斃路中遑遑誰復顧臨津風蕭蕭萬
人紛競渡朝紳半落後陪僕何可責 明廷載扁舟
日暮潮聲急氣象不忍見老宰江上泣泣之可奈何
衣裳空自濕黃昏行不止勞苦何暇言顧顧怯風鶴

十步輒九顛東坡 御宿所寥落如蕪蕪地宰亦臣
子厥罪何容誅坡山自好人榮寵在其身而闕出門
拜况此無識人嗟嗟我 國家金甌久無覺恬嬉不
張皇倉卒宜騰震金湯既失守此外何所恃松京雖
古都土城今頽圯西駐固神算淺灘或徒涉小臣反
覆計何修可恢業不可行且謀訂謨定蚤定握管欲
草疏茫然不能省

陪 春宮踰平田嶺 香山 露宿 壬辰六月

封疆千里盡凶鋒四顧身無寸地容步步涉溪深幾
文層層攀棧俯千峯家亡國破身當死露宿風餐氣

似冬何處最多遊子淚杜鵑和月哭青松

春宮宿熙川長洞洞與江界連

雨餘雲漏景風外鳥盤空細棧衣冠步陰林羽葆通

一郵當古道三日駐春宮石甯驚飛鼠溪潭起睡

龍胡為行到此不覺泣無窮鶴駕春秋盛賢僚選

擇公艱難庸玉地德業久勞中此日多憂戚安知是

聖功

寧邊劔山與咸鏡高原界

竟日行行大谷中還疑地勢到茲窮千峯似劔高無

並一逕如絲細僅通咫尺危途連北賊丁寧譎計向

西風居民盡入深林去不忍村閭滿目逢

孟山路阻雨宿孫崇祖家

過盡千山復萬川又何三日玉麻懸行行百里人家

在款款雙童禮數虔坐我素堂蒲薦上秣駒青草華

門前明朝負沙南溪漲一丈深灘度瞥然

春宮將駐原州駕至伊川忽有賊報甚迫夜半

冒大雨向谷山將駐成川也七月

地專雉嶽險人喜鶴宮旋半道烽傳火中宵雨涉

川衣冠紛灑濕車馬暗喧闐顛沛滹沱渡熹微蜀棧

烟遷移何遽爾邑里已蕭然天意如存宋元戎策萬

全

有嶺高聳於熙川寧邊間人曰是香山驚而

偶吟

腳踏香山不識名晚間行路喜還驚忙中清債酬無
柰幸負仙區此半生

聞病親奔竄嶺東行到谷山路間賊近而水

無舟壁無逕適居人撐艇迎我得渡江僅

免

賊來山外近人急路中奔窘步滂沱雨潛行水草漬
危缸纔過鳥悵望羨飛猿頃刻安危決吾生命也存

陽德山谷阻大水露宿溪上石

艱關百轉逕一水又橫流駕石重雷吼襄陵十丈愁
黃昏班未涉綠草坐仍留待霽方堪試頻頻望斗牛

余既不得達故鄉還向行在所路逢賊遮

隱伏山谷八月初一日始出

朝登峽東嶺峽安峽縣三里餘望見縣前陸賊騎來突

如俄聞大譟聲烈火揚屋廬遑遑縣吏民驚散如駭

魚余馬班不進僕夫羣欵欵回轡入深谷林葉經霜

疎低頭入榛莽稚子藏深渠同來避惠人奔如狂也

且投身苦不暇生死分一噓山頭異服人下瞰山下

閭籬落一炬盡灰燼堆空墟時驚霹靂砲毒焰迷蒼
虛屏氣不能息凜凜如棲首黃昏上高峯衆草遮難
鋤繭足步步顛恨未如猿狙四日絕飲食豈緣囊乏
儲咫尺對賊壘何能舉火歟仆地目無見木實匍匐
茹仍思 聖明世生民奠厥居如何 國運否此賊
彊未除危途隔家山千里無親書血泣灑草木悲風
吹我裾

成川多勝景亦以繁華稱余以公幹久留而
未堪多難許多風景都付落莫可歎時癸
巳春也

涕流江上降仙樓最是關西名勝州十二峯連巫峽
雨兩三人汎浣花舟笙歌寂寞時多難花柳蕭條氣
似秋寄語梨園羣弟子昇平重作少年遊

隨 駕還都傷懷偶題 二首 癸巳

三京初定返 鑾輿失喜臣工淚滿裾梨洞荒墟餘
礎在蓮坊破屋老奴居林深禁苑藏狐兔水冷龍渠
落鱗魚 廟貌不存雙 闕燼幾時 閭闔瑞光舒
甲第連雲處處開 行宮草草假城隈雲臺圖畫知
多少時世雍熙幾日回

題功臣錄券

丹書鐵券雜興偉鼻息虹蜺接草萊南北未歸干羽
化不知誰是折衝才

重入銀臺

銀臺妙選號登仙屈指新 恩是亥年詰首重來無
舊面自慚衰替對君賢

在嶺南遙別舍弟朝京

屈指燕程過六旬鴿原離恨動悲辛祥騰斗電億萬
歲幣奉黃朱三二臣匏繫柰何千里駕祖筵知少一
瞻人君家梅子結無主和淚來看空濕巾

南川風雪送京行不說如今此北征老後曾無三日

別睽中更愴萬餘程阿戎學令如君在弘景松濤有
舊聲好去好來須趁早釀成新稻後山城

華髮樊籠愧遠遊羨君持節縱觀周別時韓萼天南
北路上光陰燧夏秋薊水冰生裘似鐵遼陽雨集櫪
為舟間關行李羅寒暑一日令人十二愁

附負暄公在遼東追次

分手初期末二旬燕山誰料此酸辛梅臆白日看
雲客遼左炎天杖節臣竹室今應生茂草豚兒那
得免鄉人何時細把涓涓酒常棣花前倒角巾
南天不作故山行遼海還嗟萬里征搔首三秋驚

短髮無眠五夜算歸程津橋市集喧人語野店風
來送遼聲蜀酒誰斟寬客恨悄然孤坐對邊城
平生曾未遠方遊此別那知歲一周鄉國初辭梅
雨夏遼陽還到鴈聲秋呱呱黃口應提立漾漾離
懷似蕩舟諸母堂前無念否題詩遙寄不勝愁

送壺酒遙餞

白花清酒白沙瓶送餞行人覲 帝庭秋後新醪應
更好待君斟滿話齊青

病起三三朝戲寄負暄翁

今日知何日佳辰月日三清明野多趣兄弟樂宜湛

興來不待穀朝差正好南方原上遊家釀未解主人
意入瓮經旬春未浮老鰥室無婦歸而誰與謀只持
左手螯右手空可羞薰薰香自北風來無乃君家新
上芻今日若不樂逝者韶光衰我與冠童五六人預
沸青蕪先待君此時君佩玉壺來爛熳醉倒溪之濱

題黃汝厚戴草堂

萬年松長翠一樹花爛紅看花臥松下只願罇不空

寄商山鄭監司經世

出納承 恩往事哀先王時最憐西壁一英材鄭
時為梅枝未折花先謝尺素聊憑信使迴

題郭靜甫丹溪集後并小序

今之郭靜甫古之郭有道其發於性情者
空乎至於此造化手段殆非吟詠所占

雲機瑞錦鳳章成梭罷投人萬目驚補袞他年知不
讓回頭天下已文明

題枕流亭

竹溪安會
知溪亭

竹溪西岸最清幽水檻雲牕蘸玉流遙想主人心賞
處白鷗分占鏡中秋

輓九十三歲翁

九十稀人世加三又最難生來無疾病隨處罄酣歡

子孝孫仍順家閒室苟完地仙今化鶴新塚只空棺

午憩路上草堂

臨路誰家蔭白茅客來繫馬門前柳升堂未暇問主
人滿壁新詩吟誅父

重陽病臥

黃袍紅葉夕陽新滿目秋光總可人貧病百為渾寂
寞一年今日負佳辰

江上釣翁

籊竹緡絲針作釣一生長占一磯頭金橫玉偃清霜
曉散入長安幾市樓

小堂漫興

柿栗林中屋數間
琴書淨處人如玉
興來吟詠較敲
推時展霜牋賦梅竹

寂寞逃空虛柴門為誰啓
獨與南山松相看許心契

梨子

交梨一顆見猶難
十五枚來破俗顏
啖罷剛風生兩
腋鞭鸞何處是三山

詠菊

黃菊黃金黃
白菊白玉白金玉
爛庭除可潤主人屋

十月菊始開

栽培籬菊待新霜
霜後如何惜吐芳
十月始看開爛
熳不妨名作後重陽

解人評菊

人言菊色黃為正
餘外蕭蒿不足看
嗅取清香如不
讓不須題品彊殊觀

族中社會

洽比鄰親社席開
獻酬交錯羽觴催
盤中儉豆先脾
臆座上高年半背
台不醉無歸嚴佐
史相規及亂恥
諧詼古之鄉飲存
遺意講信今名亦
美哉

農家歲晚滌場催
南畝黃雲百室堆
勤動終收多稔

效歡娛不以太康裁釀斟雪水香浮菊調薦駝峯味
著梅一姓一村那易得更須隨量醉成頽

貧居

誤身章甫恥耕田不說顛顛在簡編一飽一飢都是
數莫如高臥樂夫天

秋日望兜率峯下深壑

嶺頭秋色下前村風過霜林錦繡翻一帶溪流枕碧
玉雲深何處是真源

晨起感興

清夜分時發深省濕然方寸不慚衾牕明室白迎初

日莫使人心勝道心

夜久寢來三鼓動晨興盥後早雞呼心神在我猶難
事昭域如天儻可踰

齊明端坐息機心左右森嚴上帝臨夜氣若隨朝晝
散被他蝨賊便侵尋

羨舍弟先入山房

送入溪山萬木攢應分方丈暖蒲團勃谿寒屋歡棕
少却羨閒吟對碧巒

喜豚兒有中得二孫

三公不換一曾孫蕭相欣然有此言膝下眼前成四

代他年誰得大吾門

新舍成

傍溪臨野負高峯
蝸殼新成兩膝容
一事可論三倍
價清風長逗萬株松

山牕風霧

竹塢風敲寒玉碎
松林霧曳薄紗垂
潛心寓目山牕
靜不會聲形孰使之

晚秋思丹丘勝槩

秋深丹峽足奇觀
錦繡峰沈碧玉湍
老病此時拋勝
債空輸夜夜夢中看

謝丹江友人送大魚

白玉纖鱗滿尺餘
腹中珍重故人書
冰江何處垂綸
得遠勝槎頭縮項魚

戲書投梅竹林

梅兄竹弟兩難為
相對一庭同氣味
有客與之襟韻
通賞心直待風霜裏

贈僧

風猜老葉耀繁紅
擺盡千林一夜空
遙想山中萬曲
逕一筇僧踏錦茵中

草堂

山影溪聲一草堂小牕平壓香蒼茫尋香步繞荷塘
靜帶雨來鋤菜圃荒野客農談幽鳥答斷霞孤鷺暮
天長披衣散髮昏冥境時放狂歌自笑狂

乙巳關東水災

風簸東溟薄斗樞介鱗乘氣落巖隅沙填匯澤高爲
島波嚙臯陵浚作湖駕浪屋廬何倏忽抱梁人命只
須臾沿江無數流屍積洲渚羣啼盡寡孤

寒碧樓次韻

丁亥三月過境上而未得入郡登覽此樓
馬上占此遙呈主人太守期以秋

半空樓迴集仙靈寒碧名清夢亦醒水穴風巖有風
水二蘇子句烟江疊嶂晉卿屏桃源春浪迷漁艇梅
閣秋眠伴月螢遙想丹砂句漏令罷衙除却一黃庭

重陽無菊歎

老子一秋無好懷歡場只待菊花開如何造物猜佳
節却秘金錢不放來

壽樂堂次成城主韻

二額堂楣意有由自知無實此名浮村如櫟社還全
壽樂愧簞瓢望有秋

甲寅又次李城主坡

水為大帶新藍碧山拖脩眉翠黛浮皂蓋來時人臥
病一罇辜負菊花秋

有比丘從無量寺來說道勝跡寺中有梅習寫

真

聞爾來從無量寺依然記我昔年遊碧山清隱有遺
像借問如今無急不此寺曾經
壬辰兵火

池方寺

是逕緣危磴幽湫瞰伏龍雲霞萬重裏風漏數聲鐘
草庵洞中有冶爐長姓裴耆老且善里人名

曰裴店

深山白髮冶爐長朴略無文資稟良國恤三年如
考妣先賢卒逝如師喪生來惡聲不出口好施於人
傾橐囊子孫鄰比亦薰德一郡推為良善鄉我與之
鄰常敬服呼而相對貌不揚半日接語多善言聽之
令人師汝昌地僻人微誰復知不朽應須詩一章

戀闕

五百餘里路長在七年于今人未還不為紆青馳紫
陌生前只願見南山

馬山南地洞

山名以馬問何意此名之設應有為或以山之形似

馬或於里口當午位里人自古傳馬山地偏誰采輿
地誌滿目丘墳盡故老後生何從問名義試欲問山
山不應言只見松林鬱鬱翠我囑里人姑莫詰攜酒登
臨酌酩醉

浮雲歎

浮雲蔽時天地晦浮雲開處日光白日光明元自
在浮雲開蔽苦無常

茅齋午眠

羲農夢罷短簷頭一鳥不啼林更幽起把枯桐橫膝
上高山流水意悠悠

竹亭

板頭鳳實何年食地上龍爪未露身雷雨一聲生意
足喚來君子幾千人

古順興鴨腳樹

古榦凌雲戴鶴巢幾經榮悴半無梢古老相傳枯而復榮不知幾番
興州舊物都澌盡一樹依然似老蛟

秋夜雨中歎二首

牕明天欲曙衣濕雨侵欄志遠才難盡時危策未安
夢中千里外心上百憂端何以禁愁得清醑盞底乾
秋雨瀟瀟灑枕邊寒將咽咽近牀前曉來鏡裏驚心

處頭上新莖白髮千

野望感古

山圍大野龍腰屈水擁孤城燕尾歧人灑數行懷古
淚地經三國戰爭時

有人送活雞憐其善鳴故而畜之

雄雞縛致如俘虜為愛知時忍割烹趣解左車迎上
坐能教祖逖舞三更

雨朝早起

曉雨開南戶精神頓覺清遽然知四十莞爾笑平生
燕壘憐雛濕蛛絲綴玉明燒香坐終日心上一字誠

作養蒙小齋

六七孫兒冠與童陶鎔必待養蒙功為營小屋碧山
下要使專心黃卷中毋欲速成如闕黨惟須漸進入
儒宮此心一放身無主莫效關弓向鵠鴻

曉起書懷

七十光陰都放過鏡中贏得滿頭絲清宵了了平生
事半是胡盧半是悲

哀鳥雛

有鳥生兩雛兩雛皆是雌大雌先得雄小雌尚孩兒
自從父母死小雌啼最悲大雌從雄相飲啄小雌誰

哺長呼飢弱骨憔悴一疾纏哀鳴向人間者誰婉容
漸盡終委絕垂絕一聲天獨知大雌推而委之壑地
下應逢巖與慈舊篋遺衣白魚蝕粧鏡却畫他人眉
小雌小雌豈獨爾末世偷風皆若茲大雌偏性不足
責大雌之雄胡忍之原上亦有急難鳥大雌其能無
忸怩

題前後赤壁圖

明月清風赤壁秋洞簫餘響嫋中流周郎陳跡三杯
酒蘇子仙蹤二客愁舞壑潛蛟添好事橫江孤鶴勝
前遊外孫籬白雙奇絕更入無聲一幅留

真儒

三才存大道通者是儒名滿腹詩書禮修身格致誠
所貴心先正如何擇不精吾師孔夫子萬古日月明
諸子請寫吾衰顏吾止之

薄相庸庸賣炭翁浮雲變滅願無蹤兒曹不解吾深
意請寫蒼顏鶴髮容

廢寺

在小白山
年讀書處

廢寺荒林下微蹊亂石間寒塵埋玉燭飢佛慘金顏
朱碧浸磨漶雲烟自去還少年修葺處知面只青山

宿山房

一生塵土太支離
方丈蒲團俗可醫
會向空山揮麈處
應看亂石點頭時
高牕日射明金佛
絕壑雲深長紫芝
世念自消清淨界
不須臨水五臟披

蕭寺

絕澗危橋行十里
明牕煖室到僧家
蒲團坐穩心如
水又喚沙彌進茗茶

戀故人

故人家在西河外
音信茫茫月幾回
洲渚秋深多白
鴈如何不寄帛書來

待阿詹不至

阿詹去日言歸期
八月半期逝不見
還空勞倚門歎

柿子

枝著小花成大實
秋風虬卵赤如烘
侵霜爛熟甘於
蜜色味由來百果雄

栗子

殼胎嘉實玉成包
遍插針芒凜蝟毛
待向秋陽開口
吐荒園風露走兒曹

次題自遠堂

烟霞深處少微星
颯颯鮮颯逗曲櫺
卜築正如愚谷
序行藏不媿草堂靈
從前接物心推赤
自遠來朋眼

對青肯許塵蹤玉壺裏應須洗耳聽黃庭
夢到君家見殺雞依然罇酒玉東西從此習池行樂
處莫教歌女翠眉低

野田隴頭老杏顛拔

道周孤杏未成林歲久空心蟻穴深牧豎因風收落
子夏畦隨饁坐清陰龍顛虎倒驚非昔花爛鶯流斷
自今植物亦難長不死浮生其奈白駒駸

九日登高野望

老去佳辰倍一愁爲攜壺酒強登丘風欺短帽還吹
落菊上童頭定自羞遠水接天天接水眠鷗如石石

如鷗茱萸醉眼看猶細此會明年能健不

逸興飛騰酒半醺眼窮天地杳無垠碧空萬里磨銅
鏡紅樹千林展繡文雲吐霽峯新劈絮魚吹渟水亂
生紋已驚秋鬢渾如雪誰遣商聲一曲聞

長風扶腋上崔嵬眼底山原土一堆鷺割蒼烟颺白
去牛浮碧水露黃來古人陶寫詩千首今我淋浪酒
百杯徙倚高臺擡醉眼平看野馬迴塵埃

爲惜佳辰陟彼顛望中烟景媚晴天斜陽略約人三
兩遠水壕梁鴈百千霜草豈無霜雨日蟄龍猶有化
霖年間愁多少何由寫美酒一罇詩一篇

登丘望郡

古鎮今殘郡夷隍枕酒池閭闔無百室樓閣有空基
鷺盡紅霞落山遙白日遲文翁碑尚在周侯世鵬人遺愛碑
誦道東詞細修院享祀侑曲周侯所製

小酌樂川上戲題

荻花如雪楓如錦細菊斑斑亦可人傾壺滿酌溫溫
玉舉網纖鱗箇箇銀
清川白石絕纖埃白酒清歌坐綠苔此榻不移樽亦
在明朝又折菊花來

秋山入暝

西嶽秋光錦繡明天公豪縱奪春榮誰將水墨寫微
筆却掩林巒一色平

釣魚

盤針把竹下蘋洲蘆荻花邊鴈叫秋鏡裏青天翻玉
尺磯頭纖月半銀鉤緇綸駭目初如避香餌關心遂
自投便入庖人飛膾手龍門三級已悠悠

晝見天西缺月

完月攖攖就殘缺漸看生魄一鎌如光因避日寒芒
斂色勝鎔銀淨洗初碧玉盤中橫半壁青羅幕上掛
新梳欲知弦望盈虧理須質仙娥問老姮

秋日正庵問舍弟酌酒成醉

晝閣迎人始啓扇滿林紅葉照丹青清談美景雙奇
絕又向樽前咏鶴鴿

庭前鴨腳樹

密葉濃陰六月涼繁霜新染九秋光西風擺落黃綾
被覆遍階庭與屋牆

牕前梅枝一鳥忽來背青腹紅短尾長喙曾
未見者怪而志之

堂前何有一株梅枝上禽來毛羽怪三百詩篇曾未
看却疑爾雅書中在

寄丹谷居士

丹谷秋林照眼醜主人三上幾吟哦殷楓烘日錦猶
侵老菊飽霜香更多足弱一尋周赧世身專萬壑魯
桓家儂如割得華山半腳底風烟未獨誇

秋日野酌

古難樂事良辰並今幸清談美景同勤要鄰翁呼舍
弟共攜樽酒帶歌童紅爭老葉醜顏暈黃碎殘花舞
袖風正好優哉廣漠野何須歧上泣途窮

病起早曉

養病非專倚藥籠心神自是愛清空安眠不覺牕全

白懶起方從日已紅松屈長身窺短屋竹伸矯節上
層穹曉鴉何事羣鳴噪獨鶴超然杳靄中

題雪擁藍關馬不前

剗肝一紙觸天顏路向潮州瘴霧間積雪層關萬丈
滑短鞭羸馬百顛攀鬚鳴瑟瑟聲聲冷蹄澀兢兢步
步艱吟斷尅遺秦嶺望八千今去幾時還

觀穫稻

昫昫原隰少閒田穡事深秋務最先翦却黃雲鎌似
月留餘白水鏡中天魏人古取塵三百周雅今難歲
十千明日催科驚夜捉荒村何處哭移鰥

曉雞問答

山村無漏壺曷由知時夜爲養一蜀雞適是善鳴者
埒桀近曉噓啁晰似爲我喚起老夫眠衣冠拱而坐
惕然發深省不煩更鼓打曩余未得汝鼾睡紅日射
汝今似彊伴吾其免昏惰吾何以報汝握粟散庭下
雞若以臆對司晨吾職也凡物各性得自然非外假
犬自知警盜服乘牛與馬若欲一一報日亦恐不暇
余曰雖汝職盡職吾當謝汝若義不食與爾妻子可
雞吞嗚咽聲其中若畏禍曰吾有危懇主人無我罵
粟則姑請辭率場吾腹果但念吾何辜得免凶折寡

自從破卯來長養依桑柘卒遇有客至忝炊吾亦爇
束牲會盟時血向銅盤瀉秋園白酒飲黃者先見煮
薑桂入軟腹爛蒸宜炎夏急縛似縛虎細嚼雜菹鮓
與此銅歷葬無寧死於餓眼看走狗烹一體寧不怕
牛刀臨割時願蒙君子赦祖生舞多情齊宮鳴不啞
如欲報我功毋今赴湯火雞若喜我諾鼓翼升屋瓦
羣雞隨而升其聲若相賀

寄栢巖

彊伴欣逢竹馬羣南州高士古徐君北溟化鳥吾猶
鷁東野爲龍我是雲翻動不須論巨細許知初已辨

猶薰何時變作老雙鳳一翮朝陽天下聞

始遣荆榛化棟梁遶門潭水卽滄浪憐君瘦骨緣詩
瘦愧我狂夫更酒狂自在深情傾寸赤如何軟腳怯
飛黃人傳膝下多憂患候得平安笑億場

菟裘揀占碧溪頭一室琴書心境幽入望烟霞供嘯
詠滿川魚鳥困誅求龍藏古澤千重夜驥守寒槽萬
里愁只爲稽山無賀老非緣興盡却回舟

記夢

夜久三更雪月明燒香靜室思聖賢依然道翁導我
行不知此是魂夢牽隨風上下道安適忽入一城金

榜懸滿城樓觀簪纓彩鳥翔邊苑欲燃人言神仙
極樂地子來豈云無宿緣神人四五揖余迎絳髮紺
瞳眼色鮮風霏玉屑落雲間各說久視經千一人
揚言碧虛外自道其名云倭倭一老黃髮被兩肩語
涉青牛道德篇一僧頭上戴鵲巢自言雪山苦行禪
一人志怪滑稽者鋪張海運鷓鴣遷羣仙問我子爲
誰我會牧羊金華烟願受羣仙肘後藥飛騰不待燒
凡鉛羣仙飲我紫霞觴一味淡淡如寒泉云是分從
上界來一吸輕身躡飛仙無何一仙御長風留我玉
訣翻登天玉訣之書乃玉字讀之未解其言玄而我

舉手欲從之蝶散我已遽遽然夢邪真邪心恹恍仙
語丁寧雷耳邊推枕握管記此事流播人間應禦眠

野望

秋晴眼界瀾水沒天無窮鳥入山光裏人行野色中
酒杯從不淺詩語怕難工居然驚潦倒宇宙一空空
弔亡友家

壺罇無主棄空廳手植黃花自滿庭泣撫遺孤悲弱
喪細尋行蹟議新銘

妖狐

古塚穴荒狐狐之妖且老首戴髑髏轉顏如花藥好

明粧巧笑瑤薄暮荒山道男子已喪精眼中編貝皓
牽從越澗岡跋涉迷水草引置叢棘間錯擬華屋奧
食穢認珍羞逢人但冷笑始爲妖所崇澄心苦不早
十逢八九迷繼者又顛倒人間幾妖患古來悟者少
我欲牽黃狗戮盡皮作襖

初寒

老去肌無肉寒初病已侵雪微纒蓋地冰薄始凝陰
淡旭山容峭高林鳥宿深鶉懸百結叟龜縮五更吟
舍弟初度日有感

念君今日呱呱日父母劬勞恐可思昊天未報重泉

闕相對空吟棗萼詩

舍弟池上新堂小飲

翼然亭榭碧山陬百望纖毫入兩眸潦盡池清魚隊
炤林深霧暗鳥聲幽爾來咄咄多愁緒今日閒閒得
勝遊有酒酣歌無酒買餘生此外更何求

山堂卽事

山閣誰言太寂寥好音黃鳥當笙簧聽來午夢初驚
罷又有溪翁置酒邀

高荷雨打千珠散密竹風搖萬玉鳴觀物靜中成雅
趣詩成獨詠屬誰賡

圮橋

橋路行人不絕塵誰知孺子可傳神都將牧野與周
法付與陳留遇漢臣

神勒寺

溯洄秋水問祇園白塔蒼山烟一痕移舟薄暮繫楓
岸鐘動門樓僧掩門

輟詠詩

平生一癖驚人句竟日吟來盡惡聲老去無鹽何太
甚合投鉛槧碎陶泓

為學

為學難於上水難一灘纔過又一灘平生真實工夫
處只在惺惺慥慥間

別李上舍晉哲居昌玉果之行

伽椰秀色接頭流二縣聯綿地轉幽一杖百錢君獨
去天教行盡嶺湖州

寄閔推卿坡州別庄

志挽唐虞致 聖君如何老作送窮文想今偃仰坡
山曲一筆千篇倚半醺

元日祝辭 乙卯

國俗重歲時逢人輒祝富貴壽無期此老晨興自禱

異於斯只願三百六旬期無一憂惟歡嬉百歲前堂
上客常滿樽中酒如池一張琴千蛾眉舞大衣歌古
詞號呶大醉頰如泥不然林中小堂呼諸孫教書詩
眼看進就斐然兒不然春風百花爛如海鄰翁野叟
提壺勸我冠巾欹臥月吟風夜半起任他落花盈裳
衣不然雪下柴扉掩不開燒芋細嚼充吾飢日高東
牕始披衣出看雪壓松篁枝最好秋雨新晴攜冠童
理釣絲臨野水水如沂竿頭素鱗出水躍擲之筠籃
照紫腮斫雪細如縷菊花汎杯相屬之醉後長歌短
謠徐步入茅茨約以明日又如今日為不然夏日長

惟與睡相宜鶯兒啼罷北牕夢起聽茶鼎松風悲四
時佳景不虛送此外萬事夫何思

送李城主坡辭歸

侯之來兮顰者笑侯之去兮笑者顰山谷老人惟酌
水大錢安足報侯仁爭樊截鐙忍可別一封陽春不
復春

又次留別韻

使君高義履高官夢采靈芝四皓山今日此時間祖
道半生何路更承顏呻吟一病離亭阻料峭長程皂
蓋寒發政甘棠知不遠應令老者又平安

族會

一筵諸父弟兄行歌鼓聲中倒百觴燭下衆咻知甚
話半彊徭賦半農桑

徐尚書玄紀消送饋大魚恨無書

藜苲腸寒鶴骨矐羨魚緣木渺江湖槎頭一鳥長鬚
致腹裏如何尺素無

妬花風

一樹桃花牕外栽可憐顏色媚初開折插華巔知不
惡狂風何事苦相猜

古里峴南山谷草項白石皆可卜居

鳥道盤盤杳靄中巖開應費五丁功峴名古里今無
里村近殷豐歲屢豔萬壑烟霞人世隔千重巖洞獸
蹄通衰年卜築誰云晚我本商顏一皓翁

訪山家失路歎

江上青山雲霧沈人家何處最幽林孤舟盡日荻花
岸苦待雲消雲更深

君子亭

金茂男亭子
明人名之

君子之亭君子成名之者誰人在明大國若無君子
者斯焉取此揭嘉名

豫讓

國士恩深義氣催漆身塗廁儘堪哀子房若未逢黃石但擊初年亦殆哉

項羽弑義帝

楚猴真箇似狂童下手江中萬事窮大訟一痕分勝負三軍縞素豈純忠

奉閱先君吟詠揮灑感而作并小序

竊伏見所作動效古體不加點竄頗與世俗所尚異且不求人知只自寓懷而已百紙之染不肯收拾歸於散逸今搜得若干紙於塵蠹中或訪問於可問人錄而編之

庶使吾子孫展而奉覽以寄追慕之懷云
俞

汪汪弘量世誰知餘事文章不自奇詩本性情輕月露筆生風雨掣蛟螭玉為蕪石何傷玉施混東家豈害施書室有時騰寶氣手擎心畫謾齋淡

山芥菜

芥以為名粹味寒好生陰壑雪冰間渣蘊紫氣含椒蘖入口令人涕出潛

白烏雞

白而烏者雞中罕世俗由來好異奇職在司晨當而

已此餘奚取羽毛爲

大硯

橢窪蒼壁硯顏開一寸方池水半杯解吐黝雲騰寶
彩潛龍綫日駕風雷

接木

巧割春株附好枝裹皮封土暗流滋新舍土氣黃芽
闌漸被風光綠葉披檀味江南稱水柿逼真仙果是
香梨年年雨露成尋丈美實傾筐定幾時

燈火

玉虫金盞飲清油吐出光明炯燭幽點破初昏過夜

半移隨短檠近牀頭功成墨帳何嘗倦晷繼韋編且
莫休挑燼愁吟誰最是傷時有客又悲秋

遊山寺

重到琳宮續舊遊憶題詩軸答僧求沙彌汝亦非新
面尚記年前此老不

夢遊草庵

夢裏依然草庵寺七里濃陰一逕長短鞭蹇驢過斷
橋透雲初聽午鍾鏜石門迎笑僧三四導上前臺坐
土牀蝶散恍然身在寺不識此夢推何祥吾知天公
憎俗徒引我精神遊上方我謝天公豈得已少緣塵

累今膏肓夢中清景轉頭失題詩火急如追亡

中山齋

古人手植千章木一屋三間澗水濱借問居僧何事
荼擣雲山水幻雲孫

送外孫尹墨為其大母會葬上洛

家貧草草待東牀一別那知又大喪此日汝行垂淚
送淡裝羸馬路長長

輓郭院長嶠

家庭詩禮已名譽翰墨騷壇只緒餘賈瘦郊寒清可
挹原裘顏巷志如初蘋湘付與齊眉婦穀似孤居泣

血盧二世論交吾最善不堪哀涕濕襟裾

汾陽貴相泉中土有道清名望裏仙若使令人容取
舍一時勳業未應先

謝全城君送惠黃白二筆

兔深三窟毛誰伐余惜纖毫拔不為短管只餘殘郭
在尖頭已退老奴悲墨卿正待摩蒼壁黃髮今來帶
白眉呼取雲孫開粉面秋蛇試草謝君詩

謝全城送新曆

農家甲子未遑披只要芒種穀雨知遠寄新編寧為
此間中恐失種花時

家有素屏乃先人枕頭常留者唐詩六章亦
先人手迹小子不忍撤去常卷舒於枕邊
感而作此

臥榻常留一素屏寶藏非為煥丹青先君儉德堪為
法手迹依然過鯉庭

小子所處房乃先人居處感而悲吟

八十光陰此一房終天何忍見羹牆黃香未死空餘
扇敬挹櫳手澤芳

三三陰雨歎寄草堂

一年今日最佳時千古義之點也知造物不教風斷

雨柰何三五踏青期

別黃會元新赴東萊

南維鎖鑰重臺隍文武全材長者行馬島青山牕外
色扶桑紅日枕邊光門無暴客賓皮服海不揚波譯
越裳緩帶罇前苔蝕印惟應綺語滿奚囊

萊州城外更無州歲遣船餘只釣舟度內長波千萬
里目中殊域二三酋珠還指日蠶村集魚稅從糜網
戶稠異績聞天宣召近莫誇形勝久遨頭

梅竹軒對月

梅馨竹節兩相空兔影蟾光又一奇靜夜獨看仍獨

詠箇中清味有誰知

對月感懷

纔見金盤湧屋東轉頭銀闕上
瑤空人間擾擾紛紛裏誰識流光瞥眼中

溪堂卽事

溪堂幽處客來少樹葉陰濃鶯語譁
午夢初回童子報前川捲網得魚多

竹嶺關

湖嶺天分界山川地險重盤盤危蜀棧屹屹壯居庸
日下通南服扶桑送夕烽千秋題柱客幾許化爲龍

盆蓮

池假陶盆小鑑開蓮從玉井遠移栽空看大葉無花
實老去經營總可咍

冬至

子半千門萬戶開地中初動一聲雷天心無改君須
識我已親承太皞來

雉畏鷹

花爛郊林十里紅山雞粥粥幾雌雄何知鞬上愁胡
眼已透蒼然杳靄中

獨立

獨立天地中平看天地外東海半桑田三山三石怪
呼仙問之曰將經幾元會答云勿復問黃河今若帶
忽忽元與會烝然一朔晦

悼洪興道可臣

賡歌白馬君先唱昔同遊接武烏臺我強顏契濶中
年湖海外驚疑一計有無間黃梁勳業如毫末綠野
高名似泰山未可天涯綿酒奠屋梁殘月涕空潛

龜鶴亭

龜鶴同遊溪水清溪上新亭龜鶴名鶴清龜壽誰與
伍主翁乃是龜鶴精仙舟羽客訪主翁龜出于淵鶴

來迎長遂織歌擊鼉鼓龜獻其壽鶴舞輕古人絲竹
東西巖主人千載同幽情

夢罷感懷

昨夜夢羲農今夜夢周公如何古大聖千載精神通
賜語語太古拜受還如聳孔聖亦未夢吾寧不感衷

息庵先生文集卷之二

息庵先生文集卷之三

批答

左議政盧守慎辭疏不允批答

王若曰惟皇天遺大投艱于予一人慄慄危懼若將
隕于深淵予惟往求予攸濟予永念亮采惠疇專
責百揆天惟純佑亦由秉德明勗偶王無能往來
茲敷乃心則蔑德降于國人曾宣永肩一心終始
不替豈可謙謙引疾而有遐心惟卿學有淵源深
造以道橫逆侵加德性堅定困志衡慮之餘踐詣
益高爰立之後能稱丕顯德明保予小子予視卿

若卜筮罔不是孚方將虛而受之垂拱仰成何圖
以無妄之疾而遽困我邪因卿固辭姑許暫間此
出於不得已而予心則缺然若失予左右手擬俟
後日旋卽更卜至於廷謀僉同以爲不可許固予
志之先定而因公共之論遂申命之注意之專求
助之切益篤於前日庶見爲予強起更竭心膂慰
士民加額之望今何又辭以疾至再至三莫肯罷
勉邪嗚呼天之方濟存示孚命因之以旱魃爲虐
民之大命近止我圉多艱國之受侮不少紀綱墮
弛廉恥道喪朝論多歧讒人罔極當今之時卿以

爲何如予懼土崩瓦解不朝則夕怵惕惟厲思與
卿共貞卿不克俾予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則人誰
曰在家不知縱予不足與有爲曷不用閑于天越
民相臣之職非庶官鞅掌之比雖患微急亦可以
臥閣論道況豈弟神所勞將勿藥而有喜乎予言
不再卿有合哉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嘻噫
優游爾休於卿自爲則得矣股肱惟人在予圖任
其舍諸所辭空不允故茲教示想空知悉
疏

差謝 恩使將赴京乞覲親疏 壬辰

臣伏以臣之駑資樗質百無一用 離明之鑑想無
餘燭尋常職務尚病其尸况專對上國是何等事別
遣謝 恩尤不近似承 命之後身負丘山惟冀免
顛沛靡一息弛烏鳥之私有不暇自恤第伏念臣父
在慶尚道豐基地年今七十有五氣血俱虛痿痺風
痰種種危證叢備一身發而作苦歲不下再三臣之
逐祿京國雖迫於為貧而南維一念喜懼兼劇夜夢
必占書來先怯臣之情事孰不知之今臨遠征算程
則四千餘里言期則春邁秋旋天涯父子瞻雲倚閭
之餘東北遽漠節序遷易則疾患消息杳不相及西

山暮景或難專恃而鞠子之傷恐又千萬倍於兒抱
也儻蒙 聖慈特許覲而後行則假之數旬臣足往
還子得以面辭膝下父得以提攜送子天倫至情兩
得其願皆 聖恩也發期不遠行事政亟此非告覲
之時而情理迫蹙自不覺籲天聲急罪則大矣臣無
任急切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海州駐

駕時疏癸巳九月戶
曹參議時

伏以喪亂弘多言之慘矣臣不欲道幸仗 天兵收
復三京而南維蟻聚解去無期凶謀譎計誠不可測
不幸復捲土而西我邦綿力將何應之此固必無之

事而爲 國謀猷豈可必其無虞而不長慮卻顧乎
曾不能長慮卻顧處燕雀幕而不知火之將及故致
有前年之變今之事勢百孔千瘡甚於前日可爲痛
哭者非一而最急最切者有六兵與食是也以兵言
之上年變初邊警之報累日而未嘗調一兵遣一將
進交其鋒賊勢已迫束手無策只畫幸蜀幸江南之
計此由於陰雨無計倉卒失措追想當日令人氣塞
及三京失守亦未能揮一戈建一旗或近於窟穴懦
將無謀疲卒喪魄見賊進一步則退十步進十步則
退百步此由於知死可避不知軍律之亦不免死也

及其遇賊將不知卒卒不知將親上死長之義坐作
擊刺之法茫不知爲何事臨場顛倒不死則走此由
於教之無素也當在平時宿衛之軍屯防之卒不備
弓矢惟賫布貨布貨在身則終番無患否則莫堪鞭
笞嗚呼不視以兵視以貨何望乎赴赴于城桓桓熊
虎乎至於設科廣取累千累百匪榮其身爲緩急用
而試取之場蟻慕羊血旣得之後烏舉魚散國家促
赴戰所則任去任來如馬無鞿赴者什一而逃不旋
踵不赴者強半而不見抵法官不點發將不照數名
爲成徵實臥其家當初廣取之意終無少益嗚呼賊

變來我 國將卒其能辦一捷之功者臣未之見也
此由於軍律解弛無死之心有生之欲也國謀靡止
無一人獨當其責也若有憂國如家者以身擔當則
必不至於此也且變生之初軍案散逸方亂之際存
亡混雜無憑考閱捕風捉影欲召一卒而不可得只
聚自募之輩所謂自募者率多無賴亦多寄食之流
若拘以律則便不肯留使犯矢石則奉首而竄此直
哺啜一客千萬何用往者已矣新圖在今若不總見
存之額而印部伍之數一任散失則冬過春來無復
有整理時矣臣愚竊以為有卒無將有將無律不撫

養不教鍊今日病根豈在於此先擇文武中有山西
材者不必求於顯門雖小官微秩亦必旁求苟得其
人拜為大將得人若盛可以分掌八道得人若乏亦
可一兼數道使專道內軍事先定兵額要無闕缺次
抄其道內間良雜類之稍勇者以射以馳以劍以砲
俱收并錄出身之類羅作偏校期不遺材教之多術
獎之多方成材者減其身役官給廩料考厥功而上
下之拔其尤者 啓而敘之每朔習戰較藝上聞其
優劣賞罰有序若有不及期會臨危遁避不持器械
違違將麾者必以軍法從事不少饒貸則勢不得屈

其法貨不得奪其典勸一勵百罰一懲百機在於此
苟能如是則諸道之兵各有統屬如網之綱如衣之
紐彊柔壯弱分羣別類如大匠蓄材椳闌扂楔無不
料適其當爲其卒者以恩則各愛大將以威則各畏
大將平居如子弟戴父兄臨亂如子弟衛父兄上下
交孚臂指相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方略素定何憂
渙散行伍旣齊何患紊亂且以戎器一事陳達焉
國家設武庫藏兵器固匪今斯今然在今時恐不可
泥古夫人之膂力彊弱相懸財產貧富不齊彊者彎
勁弓弱者開弱弓此理也富者不勞而易備貧者破

產而難辦此勢也故不角之弓無羽之箭膠解筋弛
有同兒戲只爲苟應官點或有空拳而自以爲兵逮
夫猝發武庫彊得弱弓弱受彊弓器不稱力填然鼓
之決拾旣次則直一等閒物耳 國之備器械修弓
矢本爲利用征伐藏之庫何用哉臣愚以爲兵不能
自用用之者人也勁付于彊弱畀于弱各隨乃力分
授有差以至戈矛槍砲無不皆然昭鋒一簿責勿毀
失則彼受言藏之各作防身之物筋膠之束弛張之
節輕重之等長短之差皆心慣手孰操無不利應無
不速矣以食言之我 國近來無歲不歉倉穀之計

逐年消縮比諸餘一年三年食者則心寒矣及夫變起守令先怯於風塵之外脫身逃匿之自不暇何望區處官事乎歸然虛邑管呵無人亂民爭入首輦而去繼被賊掠或餘些少必燒燼後已三百餘郡縣倉廩其有舊穀者復幾耶仍之以師旅南畝無秉耒荷鋤之夫重之以饑饉西成無百室千箱之收四顧田野污萊滿目詢訪村閭十室九空往年之債今歲之糴其能神運納官乎春貸本少而秋納又不取盈則雖使節用明春用度亦云可憂若不儉約則未春而當告罄嗟乎此賊不去終必待唐兵復來則巨萬之

餉其能從天降從地出邪臣因人竊聞親自目覩列邑守宰待賓客養妻子酬乞簡周族黨多踵前習此糜財之一道也守令解由其法至嚴而遞代授受不得一遵法例奸胥夤緣安保不濫譬如無主之家散置百物任人攬取無復裁護億庾萬困只存升斗雄藩富邑儘成懸磬脫有緩急五萬之竈十萬之竈何由策應且經亂之餘奢侈舊習猶有存者輕裘肥馬酒肉歡娛有同平時逆旅盤中兼味必具此亦糜費之一條也識者傷心焉不特此也臣伏聞赴京之行付銀譯官買馬貿段云今正財匱之日軍需亦資於

上國臣恐屈產燈籠取非其時也此雖有司年例之恒規而中國之人若有有識者聞之則難乎免於一笑矣大損於 聖德臣竊恥之且臣取閱散料冊受餼之人日增月益至於胥隸定額之外巧作役名坐食諸司者寔繁而覈其實功無絲毫矣如臣竊吹亦偷三品料斥退之典請先從臣始欽惟 聖天子特軫糧缺運送不絕而一入域中推輓甚難不得已募民之力而立法不固民不信應堠程潮路膠滯中半督運使臣列坐道上只擾厨傳今不別爲規畫則終無飛渡之期矣三升青紅布當此板蕩得此累萬

之匹所當愛惜尺寸廣應庶需而奈何貿穀之任委非其人虛張穀數卒之無實問於方伯守令亦無可憑漫散近遠半入私竊終不可尋惜哉銀產我土自昔傳說中原鑛長不識銀氣而价川之役所收不能當所費之千一臣竊怪之諺云大魚逆官門此語雖俚亦近於理何者人情先私而後公也古者鍾乳開而還閉价川之銀無乃是類邪臣奉使行過价境竊聞境民賂銀工冀勿道銀產云臣固知銀之不多出也右等各弊臣思所以救之者竊以爲急今各道籍簿餘穀之畱倉者以防私費繼今速捧新穀朔季轉

啓時存之數酌器數於供賓之饌禁濫施於應索之資詳授受於解由之際克懋儉德惜漢文之露臺責實羣下戒伐檀之素餐患唐糧難運則分給附近之各邑使之取去卽錄會計憂三升難買則代給雜類之散料使自賣食兩便公私慮採銀無效則廣許邦人之願採使自納稅取爲國用如此則餘穀不失而新納可領浮費以省而偷竊自弭節以制度不至於傷財不煩民力自裕於取用隨便自輸而勢似少易任意自貨而體亦似得矣且以屯田煮鹽等事別白之 國家前此處處設屯遣官幹事而徒斂民

怨莫獲其利至於鹽地亦或差人主張而事未卽敘旋爲寢罷何則天下之事有利於此則必害於彼故良法不專大利帝王歸利於民此乃可大可久之道也屯田之役終歲勤動及至秋熟其腹不飽斛數之限倍於所獲不足於數則鞭箠必用鹽盆之役視他頗苦及其煮成官門權之柴去之後其稅長存身雖歸土名不離案故屯田之傍鹽盆之側人不樂居其疾苦可想矣臣愚以爲屯穀之取從歲豐凶鹽稅之收準人實禁則人不怨而國有賴矣嗚呼臣於尋常間深有所隱憂焉臣而亦憂臣知 乙夜丙枕之憂

無食息少弛焉西北二胡知我邦不靜我民不康必
生南牧之心惟我彈丸之國若四面受敵則左酬右
應之策恐不可不致其綢繆西北物力蕩然無餘今
年穡事亦無可恃可憂之形已迫於江冰之欲合而
臣伏見 朝廷軫念西北似不及於南備夫可懼之
禍必生於所忽有備之策當豫於不虞西路列邑尚
有粗完北道一帶無不蕩敗保輯軍民衣食居先而
戍衣必趁未寒荒政當及未春臣愚百計不得措出
之地私居中夜不禁長太息繼之以淚無已則量送
兩湖之貢布以爲衣量運關東西各邑近北之穀以

爲食庶幾近之邪臣當此艱虞無奇策裨補只舉兵
食此老儒常談誠不足動人主之心而門庭有寇舍
兵何論軍無餽餉去食奚爲收拾已陳之芻狗強爲
補綴而進真所謂遼東豕也伏願 殿下俯問朝臣
採而進退之臣不勝激切營屏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論八條疏

伏以臣不見老父今二載老父年紀七十有六痼疾
本在於身前年避亂山谷致傷非一轉成危證而西
南相遠消息無憑卽間委身牀褥救藥無人云臣驚
惶罔措狂疾欲發伏願 聖慈特命速鑄職名許臣

歸見使父有猶來之喜子遂反面之願不勝祈懇嗚呼臣雖歸千里嶺外豈忘九重 殿下臣聞賊屯邊上峙糧換兵臣力微摧捩憤切屠鼈此言果然則其志不在於小在我綢繆誠不可不迨於未陰豈可如去歲之倉皇無策乎臣有八策聊效獻芹伏願 聖明採之一曰多間諜自變初賊酋則潛遣謀者變服出入於我軍凡所施為無不覘知而我國則彼之眾寡亦未能探偵況彼之謀乎故不能窺一陣縛一賊反為其所踏今願多抄武夫中驍敏者變服入賊諦其情狀以為應之之策焉二曰謹烽燧當變時烽火

廢而不舉者何也我國東南北為賊窟穴千百里之地鞠為無人之境登高舉火勢不可能賊退之後因循不舉風塵聲息付之杳茫極可寒心今願申勅列邑築室烽邊整鍊其軍一如法典使不矢瞭望焉三曰整鬪艦我國設戰船其來久矣而各浦各邑之設不過數三視諸舳艫千里則無異兒戲又多腐漏不柳閣在浦上脫有乘船四至之凶謀不知何以應之各浦兵船不如板屋之遲鈍江海私船造從輕快之制如矢之往甚便乘機而不曾團束猝然奚集今願速修戰船兼整兵船并私船而修治勒櫓軍待浦口

船各有將以指揮焉四曰立木柵凡大海涯溪多石
差牙船碍下碇故篙工素諳水路擇而艤之倭雖善
操何能泊舟於險阻乎今願速令海濱各邑豎柵於
可泊之岸高使莫踰密使難鑽以遏其突如之勢焉
五曰各守城當變之初不使守令各固其城邑皆令
赴戰邊遠各邑則更無一夫之荷戈只餘老穉於空
城故一破邊城千里虛邑誰復交鋒不決兩旬直入
神京者以此今願邊內之邑分兵爲二一送邊上一
守本城以阻其長驅之勢焉六曰設伏兵夫兵之顯
陳者衆寡畢露而易見潛形者強弱隱然而難知易

見者易與難知者難應此兵家勢也故前年之賊不
畏聚軍之陣而多危於遊軍之伏渠之窘我亦多以
伏蓋出於不意故心魂易驚既驚則必潰而敗也今
願預占可伏之隘揀精銳而伏之以疑賊心以阻賊
路焉七曰伐其謀倭奴用兵專任巧幻烏羽蒙頭假
面施彩倏如鬼神皆所以眩惑人眼先奪人魄而我
國之人怯賊成癡既未能知彼之謀又奚暇出我之
奇不能伐其謀反爲其所伐動輒塗地者以此今願
令臨陣之將對壘之時常規賊之動靜應如轉丸彼
意於西則我先乎西彼心乎東則我逆乎東我常得

彼謀彼常失其策則虜在目中凶肝狡腸先範圍於
吾之度內七擒之策其在此乎八曰嚴軍律戰危事
也進或可生退則必死故冒矢石不敢避不避故不
死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乎我國近年軍律解
弛私情大勝或有在賊初程見急而避或有與他有
約臨事悔遁二將之罪在律罔赦而得保首領或增
官秩故士卒相效有退無進 朝廷議罰亦多貸假
去危就安乃人之情夫孰肯忘身殊死哉今願申正
師律犯者不饒使知進或生退必死以收戰必勝之
效焉八者之策誠不足裨萬一而目擊多難頭皓一

室臥而泣起而哭非一日拙謀膚言聊攄蓬心倘蒙
俯採少補之則雖不能一纓繫酋庶可少酬臣之
壯心矣伏願 殿下採納焉

覲親後還京上疏 甲午五月兵曹參議時

臣伏以臣有八十歲老父宿疾沈綿上年九月陳疏
乞覲 聖恩給暇申之以別 教眷眷如父母之語
膝下此在諸臣所不能人人而得者臣之南還 龍
光滿身歸語病父牀褥之身不覺起而四拜垂
涕言曰吾既見汝於未死汝可速還臣亦以為 聖
教在目父戒如是擬即旋踵矣不幸親患加重臣亦

兩脚不仁步與乘俱難經冬送春今始運蹠登程席
蒿於脩門之下曾豈料負罪之身猥忝兵部重地乎
怵惕赧赧自不免謝 恩之稽臣罪尤重伏願 聖
明亟命鑄職以爲當危難久退者之戒臣伏村巷竊
有耳目所及而心疚者今敢撮其最致煩 聖聰罇
俎之越固知有罪而古之人臣歸沐還朝有以四方
事奏者臣不敢自擬於古人而至於此事願竊效焉
臣嘗讀論語篇孔子答子貢之問政食而已兵而已
信而已孰非政必舉三者豈不以食以養生兵以禦
暴信以立民乎此在平時猶不可闕一況當艱虞乎

殿下平日生財之道詰戎之方惇信之意至矣而
柰何一驚風塵萬事瓦解言食則師餒民飢言兵則
空簿虛名言信則令反教泥以致師行糧食餓孽載
路兵失素鍊驟驅南畝法乖經常民志不固 國家
雖欲撥亂回治果何道以庶幾耶臣請詳陳財匱之
弊壬辰之亂農事不可言至於癸巳灰燼瘡痍之餘
公私板蕩蓬頭鬼面連亘道路深村曲巷積屍如山
于耜舉趾什無一二節入西成何望銍刈軍興之後
百爾支需倚辦民間嗟彼白屋徒四壁目心頭之肉
可剗一斗之菴無策爲守令者無意字牧惟以哺百

口活九族爲得計些少倉穀半爲私需至於救荒種子越視秦人賑濟之場糶糶之分反以爲迂闊民或哀告則掉頭搖手曰此何等時何暇給汝再告則曳黜之其民含淚拊膺而返與其父母婦子駢首餓死鬻體蓬間不知幾人噫噫慘惻之狀尚忍言哉憑以軍籍托以出站責納之物色目如蝟貪多之民終不能應則董楚狼藉扶老挈髻不爲溝壑之餓鬼者幾希昔之撲地之間閭今爲荆杞之墟雖有千里之沃壤變成污萊之地今年如是明年如是明明年又如地盡爲茂草人盡爲白骨則 殿下將誰與守邦

將何以爲國乎伊尹訓太甲曰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有若對哀公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日之事不幸近之矣又有可憤者奉使于外者責供厨傳無異昇平食前方丈轉至濫觴僕御騶從亦厭梁肉輪供之邑一經其供官蓄掃如不得已漁奪于民以繼之剝膚搥髓無有窮已咄哉適口而已何必方丈免死而已何必若流奉使之官多有識名流猶不體 聖念厲民自奉如此吁亂離瘼矣人失常性而然邪抑友紀散矣國無棖闌而然邪臣竊怪焉此雖小節細故而於糜財病民亦一端臣愚以爲 下教監司令躬

點各邑庫廩或分遣幕僚領數成籍區爲三品一爲
民一爲軍一爲官爲民者一於口食種子爲軍者一
於運餉戰守爲官者一於支待賓旅量入爲出節以
制度每朔監司考其用度濫費者較多少而輕重其
罰至於待唐官供使命皆酌其豐約爲一定之規播
種之時耘耔之節皆優其補助使之各盡其力而賦
要薄徭要輕則財恆足於積倉民舍哺而鼓腹兵有
餼而不飢夫焉有煩糶大邦怒焉調飢倚矛領頤者
哉且有一說親民之官必貴乎諳練慈祥者以民之
休戚係焉亂後守令之除軍功居多軍功之人豈

盡匪人能虎之列容有可者一以試可一以酬勞固
未爲不可但此輩識理愛物者少麤率妄作者多能
通治理者少不解操筆者多關牒之文或丐人手錢
穀之簿只供花押名雖分符身繫矢石民不見面吏
不承威偶一出令爲民之叩況望襦袴之歌麥穗之
祥乎 國家恩典則厚矣斯民奚罪焉故民間語曰
願不逢軍功太守此言誠可愍也伏願軍功中參揀
人物可堪字牧然後方補守令不然則施之以他厚
賞亦無不可不必百里爲也然銓官衡鑑或奪於好
惡毀譽珠礫混而取舍迷雖曰求人而未必得人欲

以牧民而反以病民此今日一痼弊也伏願先令臺省六部諸宰就軍功中各薦可合二千石者不限數次付銓官就各薦中又校姓名多少衆薦者先拜守令其次亦隨器使之則微勞細功不怨於虛擲鰥寡惇獨不受其實禍夫豈有臨簿括席虐威殘民者哉商臣仲虺誥成湯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蓋德與功異故官與賞不得不歧而施之也易之師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釋者曰金帛祿位可也蓋非其人則雖有功不可使涖民也伏願 殿下省念焉且生財之道如田稅也奴婢貢也貢物作米也諸色軍老弱

作米也匠人稅作米也魚鹽稅也商賈稅也限滿船和賣也各牧場故失馬價也如此之類微微細細不一而足若綜要而領數則裨益於 國豈比於無名稅哉亂離之後文籍散逸加以守令遞易無常而胥吏因緣舞弊許多利柄一歸吏袖民未蒙惠而國無實入可勝痛哉伏願 命戶部官手執井間冊就各邑下列錄名目詳填納未納責畢納於期限既納之後勿委吏手則積少成多用度自足矣然治平二百年上自公卿下逮百執事不肯躬親職事處決之際堂上顧問郎廳郎廳顧問胥吏戶部則顧問算冒蓋

堂上郎廳數遞客也胥吏算員長存主也堂上郎廳
惟謹署而已吏抱文書試告則回頭錯應再告則頷
之曰依前例俚諺曰依前例公事上品蓋著意可否
則必爲吏胥所陷故也如是度日況望其猛省心會
吏不敢欺乎當此之時空仰體厲精之盛意躬執
職務如一家事豈可猶踵前習如亂前乎詩曰不躬
不親庶民不信正爲今日道也先處士曹植曰我國
終必以胥吏亡豈無所見而言乎臣妄料諸司每官
雖不得一一久任姑以戶兵部錢穀各司武庫鍊兵
等官必先極擇而授之久任不遷任滿則各仍其司

心慣手熟使下吏爲客官員爲主期以箇滿著實責
效雖不可必致其期庶免官猪腹痛之患矣且六部
堂上非老病則兼備邊司逐日常仕故本司之坐每
患堂上不備事多淹置六部如此故庶司之事亦多
留滯嗟乎此何等時六部何等職專心孜孜尚患不
及何可兼仕他局委事佐貳曹司乎至於備邊司公
事則專委之有司堂上有司堂上持文書就議於政
丞滿座諸堂上不贅一口俯首甘眠至如郡縣屑瑣
之文坊民微細之訴亦不關於該曹必轉於此司是
無六部也郎廳亦多以六部郎兼之此郎多是文武

中才器而專廢本司之仕列坐消晷行文書事則都
擲於曹司識者私歎曰備邊司公事一政丞一有司
主之郎廳則一曹司當之足矣何必使可惜才器環
坐送光陰於無事地乎臣愚竊料備邊司雖設於闕
門而政府日坐都堂六曹官日坐其曹各率其僚案
經度衆務若有難斷事就稟都堂若兵戶部則衙罷
卽詣都堂以關於軍機錢糧者商議結束至邊報入
來或有別樣處斷事乃可聚集諸堂上共議於備邊
司處之也苟如是則三公統百官六卿統其屬各効
其職庶司之官以次相承不得泛泛悠悠庶績咸熙

矣伏願 聖明以公孤之事責公孤以六卿之事責
六卿使各載采采一如周官之法甚幸甚幸臣請陳
兵政之弊 國家未亂前十餘年間軍政日弛兵額
日縮而司馬不聰點軍之際不問弓矢之勁脆不視
甲冑之緻缺不閱馬乘不試射御惟布帛長短粒米
多寡是校王之爪牙反爲走卒厮役衣食之資懸鶉
菜色一立京番富者貧貧者逃又何望訓練於平素
踊躍於緩急乎兵水營之侵虐倍蓰兵部彼偏裨輩
不以人視視以奇貨谿壑是填略不顧惜至於師干
之試樓櫓之習非徒以爲不足事抑有所不暇爲也

中外之兵殆盡於祈父閫帥之手餘存者亦眴眴然
無復修戈偕作之志名雖爲兵亦奚用哉逮變起倉
卒各爲其身渙散無統無一夫奔衛 乘輿況執爨
而前驅乎勤王而敵愾乎當 車駕西幸之日宿衛
驚散宮門無守 蹕扈寥落鞚御獨陪軍情大槩此
可知矣追惟當日骨酸心寒嗟乎既散者今猶未聚
既亂者今猶未整不鋒則殍不殍必流灰飛煙滅根
括無馮霧案雲籍題額虛張雖欲招集捕風捉影今
之所謂抄兵者良家子而已私隸人而已傭乞徒而
已名雖男丁而彎強舍拔本非素閑苟充催發如就

死所傾財厚賂期於必免歸利於猾胥萬補於軍容
塞上轅門直一兒戲方張敵國庸不侮予且各邑兵
器散失無餘抄得之軍莫非空拳百夫之屯數人持
弩譬如驅嬰兒赴猛獸適爲魚肉抗螳螂當大車祇
爲糜粉我邦弓力天下最彊而受侮至此者有弓矢
而不肯射無弓矢而不能射故也有之而不肯罪在
其人無之而不能責有所歸筋膠韜楛不爲不產於
土弓和矢垂不爲不效其巧而所患者有司之不職
其職守令之不事其事耳嗚呼我師我旅旣云其瘵
以剡以弦亦且無繼綴旒之勢夫復何恃臣愚請

下教監司兵水使躬點各邑武出身及初試入格者
雜類驍健者公私賤操弓者山尺能殪虎豕者庶孽
挽弓者俱搜并取備其四祖詳其居住給其衣料隸
於各防撫恤訓練不離手下將識其卒卒知其將此
所謂養兵也期以日月許其遞番若於番內有軍功
者令其主將具由錄 啓或除京官或差邊將量厥
人器或補守令若有超卓之才或拔行伍而大用若
有逗退之跡雖在閱閱而不貸使知有才者雖賤而
必貴愛身者求活而必死則殊死之士豈患無人行
枚之卒豈無登壇者乎又令中外專力於弓箭砲銃

之造家家有之若農家必磨錢鑄人人習之若田夫
必秉耒耜使器適於手手熟於器約以邊報纒閭眾
甦偕奮無待石壕之捉自見不期之會乃抄老者弱
者不弓者不砲者俾出糧物資送赴者如此則有勇
之兵干城於邊戍無奉之丁稼穡於田畝穀鍛之物
充滿於武庫三百之彎不借於他手夫焉有精銳之
隱漏錡鍊之破缺不教而殃民乎伏願 殿下留意
焉且各鎮堡之軍其苦百倍平民平民之役只是夫
里田租而猶病之若鎮堡則進上漁採也山行也屯
田也城池器械也造艦也將士糧饌也方物價也到

防米也坐代米也雜物貿易也此外名目不可枚舉
而其所居邑夫里田租不以是而少蠲與平民無異
故里諺曰為兵之日是死之日此哀痛之言也夫鎮
堡之兵即郡邑之民郡邑之民即鎮堡之兵名雖異
而人則一也而於其本邑既有進上之物於其各鎮
又責進上之物徵於彼督於此萃兩役於一身此軍
士所以尤不勝其苦也伏願酌定惟正之供量減濫
費之數只責於郡縣勿及於鎮堡使防秋之捷捷浮
海之汎汎專事戎務不受他侵則鎮帥堡將絕意於
憑公為兵為卒不歎於轉恤暴客之待有餘裕矣伏

願 殿下垂察焉且有私憂焉我國西北二道江邊
列鎮甚孤危而能保存者以有土兵目生於斯長於
斯有父母妻子於斯有田園財產於斯料敵之計防
患之誠非千里遠赴者比故曰土兵一人勝於南官
兵十人當初土兵之設為慮深遠而中原守圍亦多
賴邊兒我國東南邊獨無土兵未知其故也伏願東
南沿徼諸城亦設土兵布居海岸作為藩垣減賦役
以厚其生習弓櫓以養其才使世居其地世傳厥業
慣於浮海熟於備倭計勤慢而勸懲一如西北土兵
之例則身之所著計慮已深業之所專酬應素定風

濤之夷險島嶼之遠近視之若門庭洲渚瞭然心目
投機應猝無不曲當遵海一帶隱然一長城疆寇千
萬莫如我何矣伏願 殿下試講焉臣請詳陳示信
之道 國家失信於民久矣癸未年間募人運米北
道講定賞規始則率爾輕許終焉悔而不繼自是人
情頗不信國令識者始以輕許為憂及其不繼失信
之憂甚於輕許蓋一失信而百令不行也方亂之初
國事倉皇兵律蕩然人思竄身於草林孰肯授命於
矢石長驅之勢若升虛邑自南徂西豺虎為窟閭然
脩程莫遏徂旅當此時或有一義士聚眾鄉曲一壯

夫賈勇戰場折一首獻一馘驚耳目於希聞罕覩之
中宜 朝家之輒施重賞也今則日月已久機務多
端許多軍功委置於文簿浩亂之叢繙閱施舉勢不
能周遠方之人贏糧待之缺望而歸者多臣固知
朝廷欲審覈虛實鄭重而不敢輕論然彼無知望賞
之徒自多遼東之豕而未蒙丕示之 恩沮喪索莫
浩歎于家旁觀者竊笑曰某也冒死立功果何益乎
云爾則臣恐人心以此而胥怠眾功由是而罔勸也
又有甚焉均是喪師之將而或辟或貸均是降賊之
人而一生一死議法蔽罰一何參差人情好生惡死

孰肯舍生而取義邪空乎棄旗投桴而走百步也況
賞貴速罰欲必豈可淹滯都案於塵臺間坐視勇士
解體而莫之恤乎臣愚以為亟令有司哀聚各處狀
啓凡係功勞分類別抄若有未賞據實而正之若有
未罰準典而施之此特一二人一二日之事而其激
勵羣心之機自當有不期然而然矣苟能如是則賞
典一垂而堅如金石募榜一懸而信如四時效勞者
知厥功之必酬犯律者識其罪之無赦功則欲立罪
則欲避親上死長之志喪元死綏之氣自激於金革
之下夫焉有望風蟻潰三百餘郡縣無一義士邪在

易之中孚曰豚魚吉利涉大川此言信及微物而弘
濟艱難也秦孝公不欺徙木之賞能成霸業霸者尚
爾況帝王乎諸葛亮泣斬馬謖致服人心爲將亦然
況爲君乎伏願 殿下畱神焉嗚呼上無信則下無
義信義不立則國之所存者幸也先儒所謂不若死
之爲安者重在信也然紀綱立然後能使民信紀綱
不立則人不信法亦不畏法防限大壞庶功墮哉人
主之收合渙散植立頽靡之道舍紀綱何以哉 國
家觀閔曰經三歲事無頭緒人玩繩墨所聞所屬莫
非可駭姑就邊上事言之起從微賤超占閫帥者侈

心大肆挑娼列畜淫戲軍中大失羣望至有娼之父
登第爲張慶宴責辦旁邑此何等時而賊藪至近地
忍爲此等事耶武人之事固不足深嗤而主將爲表
準於麾下猖狂之下豈無效尤紅粉眩耀於轅門歌
管涕咽於牙下方軍餉缺少之時坐食日繁黃纒囁
賂之蹊旁午無禁類聚羣據更無堂上之見相高務
勝不復顧忌臣實痛之甚者起復齊斬馱娼翱翔守
長縣邑納妓沈冒自不知其非人亦不以爲怪交相
歆羨敵人偵之必生輕侮之心天將聞之寧不相顧
而笑人或云邊上將士不可使寂寞無懼心此則在

平時言之可也朝夕警急非臣子攜妓之時咫尺對
壘豈上下耽樂之地康娛度晷陶壁誰運淫佚忘機
羊帶誰緩處堂之燕戲鼎之魚不自知棟宇之將焚
鱗鬣之將爛誠可痛憐加以各將列坐邊陣自相猜
忌雜客遨遊兩間飛語彼此嫌深忿積當戰則恐彼
之成功交兵則願彼之敗績仇視儕類按劍相待其
何能一乃心力共殲此賊乎曾於平壤兩將反日期
戰不至大誤機會覆車不遠胡忍再誤今後如此之
人一以軍法處斷可也且凡記功 啓聞多不以實
所愛者虛張而大之所憎者沒實而小之或有奪他

人所斬之頭或有買他人所獲之馘而為將者不加核實錄而啓之邊人相與語曰不要首功要媚將軍此謂以私愛憎而上下其功載也我國病痛多在私一字亂後此病偏在邊上臣恐朝家勸懲之具反為帥臣恩怨之資也臣細推病根實由於朝綱解弛人心偷惰也激礪之策在所當先彈壓之勢豈容但已議者或云時遣御史庶可畏戢臣謂御史不能長處陣中勢難周知曲折粉飾邊幅暫時迎送彼安肯舍舊圖新乎伏願兵水使防禦使皆率從事官而必擇文官重望者入幕為賓凡軍功等第營

鎮諸事皆得與知勿使武弁肆行曾臆則人心自有所嚴憚行伍自有所清肅功籍自有所斤正何慮乎驕淫怠惰奏功失實自相不睦之患乎伏願殿下加念焉且國家今日之可憂不止於島夷而土民之相聚為盜蔓難圖者殿下其未聞乎臣竊聞於道路忠清大盜之餘黨合勢於嶺南公山之盜聲勢相助屯據巖阻旁通蹊逕諸道無賴之徒影從響應寔繁有徒白晝成陣焚掠殺越折頸刳腹之屍填委於灰燼之墟鳴張聲勢至有隳城殺守之計守令雖欲措捕而鈴下蒼頭半入其黨境內勇夫多與交通

未及設策彼已知幾守令屏氣袖手佯若不知渤海之龔遂朝歌之虞詡何可望乎方伯連帥精神氣魄已竭於邊務邦域大盜諉之鼠竊姑曰徐徐養而不鋤殊不知內外雖異而難當可畏之勢則一也譬如人病風寒暑濕襲于外固為身害而心肝脾肺敗于內為患尤大今日之勢何異於此元氣先傷大病隨之則臣恐和緩扁鵲無所施其藥也伏願 密諭監兵使秘設方略先捕巨魁蕩刮巢穴廣諭脅從固治之意以開改心自新之路則雷霆所震腹敗枝披雨露所滋龍馴虎伏刀劍轉為牛犢兵革變為簞簋豈

有嘯聚山藪暨不畏死者哉伏願 殿下試可焉嗚呼臣一無識木訥人也豈欲若是多言哉天不悔禍疆虜不解而歸兵連禍結至此之久今日之憂楮雲夢竹禿中山兔猶不勝書其槩而臣之只舉上三者不及他者急先務也此三者固先務之急而又有最先最急者臣欲仰瀆而此言老儒常談恐一經 重瞳不復畱念也第念穀粟雖非珍味實關軀命伏願 聖明加察焉人主一心萬事之根柢萬化之本源根深則條葉暢茂源清則派流澄活故帝王所以穆穆九重洋洋四海恭默靜一酬酢萬變何莫非方寸

中出來而其操存涵養之功亦必資於學問之力大
哉學乎然是學也非尋章摘句可盡豈口誦目聞可
到只在此心上堯舜傳心法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傳說戒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蓋心以
出治學以存心表裏交養體用相須雖在顛沛造次
之頃而時敏之功存養之方尤不敢不致其曲寧可
以波蕩振撼之故而無著實工程乎我 殿下挺生
知之資加好學之功 臨御以來晝接經筵夜對便
殿日是更深不以爲疲學有緝熙道積于躬心存寬
畏德造罔覺庶可進進於高明之域駸駸乎淵浩之

地矣臣不敢知經亂之餘還都之後亦能延儒紳討
經學乾乾若初勉勉如一乎夫帝王經筵萬善攸集
引古論今其益無方一息間斷則虧一息之功一日
間斷則虧一日之功漸與道遠治不古若可不懼哉
伏願 殿下勿以多難而自沮勿以未遑而姑停妙
選宏儒勤講實學不徒求簡編之糟粕要造乎閭奧
之淵微以五帝三王之心爲心以五帝三王之學爲
學以五帝三王之道爲道心與學一學與道貫則渾
然之中萬理畢備著於事者無偏無陂施於政者有
條有紀本乎近如風之自推於遠如雨之化會極歸

極與天爲一彼錢穀甲兵慶賞誅罰雁夷頭盜等事
特一有司事目各以時敘靡不就緒矣是何足煩
聖慮乎臣所云根深葉茂源清流活者正指此乎昔
漢光武皇帝方干戈草昧之時而猶息馬論道宋臣
朱熹嘗南渡搶攘之際而以陛下之心爲天下大本
陸秀夫在航海漂泊之中而猶日誦大學勸講於帝
人主學問尤有關於戡難興衰故人臣之深愛其君
者必以是致懇焉古語曰作巨室者築基於百步之
外圖大業者著功於千聖之表愚臣之必以學問望
殿下雖曰不切於今日其亦堯舜吾君之誠乎

伏願 殿下反本而加勉焉臣以庸資昔忝 左右
之侍厚霑 眷顧之私今從遠方來得近 五雲之
下敢不以道路之所聞村里之所見爲 殿下畢陳
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臣無任激切營屏謹昧死
以聞

論軍務疏 乙未

伏以臣之備位本曹下僚期年矣僚席不暇煖有同
傳舍而臣獨貪戀不退計以日月成績可著而考臣
實效絲毫蔑補臣罪大矣家有八十歲病親聞缺則
不得不告歸職務之曠動經多日此亦臣罪也尚保

職銜彈譴不加臣實未曉其故 聖德如天汙疾咸
困若臣無狀亦厠焉常欲報答萬一而有不可得者
矣目擊艱虞可言非一屢陳芻狗支離太甚伏願
聖慈垂恕焉夫人一肢一臟受病則其痛處可以易
知而其治之得以專焉若四肢無一不傷五臟無一
不敗則膏肓已痼而自視爲尋常緩鵲環視而不知
所下手泛然而議茫然而止死證日臻終不可救嗚
呼噫嘻今日國事不幸近之矣劇賊據我邊陲厥蠢
匪朝則夕廊廟精神方注邊上綢繆之策不得不偏
主於此至於慎固畿輔扶衛京城一節其經營措畫

臣竊恐或未遑焉厖臣碩輔長慮卻顧豈無一念及
此而臣未聞有別樣區畫於陰雨之先使都下人士
有所倚仗臣常怪之今夫山居之人欲防虎患必設
三重藩籬故當虎之衝突雖決其第一重而尚有第
二重既決其第二重而尚有第三重彼雖有橫奔直
突之勢或挫於重障疊攔之碍而人得以爲備若只
設一重而傲然安坐自以爲可恃則一重之潰更無
他阻坐受奇禍爲人之弔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京城
自國視之則卽第一籬也畿甸湖西卽第二籬也邊
上卽第三籬也而畿甸聚兵講武之所只禿城陣龍

津陣忠清道江原道募丁練習之處只監兵營及若干區而皆有同兒戲見者冷齒其所謂砲殺手者雖曰教之而其實不如其名雖曰學焉而其人不專其業日歸鹵莽如十旨所仰只一杖而一杖亦不健復何所恃乎禿城之去龍津絕遠而兩陣之間間然無人監兵營之所訓無幾而此外更無他所其為鍊兵不亦疎乎臣恐南邊一失守則京城將直受其鋒中間誰復有抗一臂當轍哉臣請京畿則如廣州驪州水原楊州忠清道則如忠州清州公州洪州江原道則如原州江陵春川各其牧守必擇遣有計慮可以

統眾者不問文武不論職秩使之各聚丁壯或百或千或萬其多少各隨其力量分砲殺射御之隊養以官廩蠲厥徭賦專意練習一如京師訓練之監之規例預分部伍銳意待變則南陲之去京師其間自有幾重關格南陲雖或失守而凶鋒過嶺豈至如壬辰長驅哉兵籍散逸無復可尋人民消縮無復可聚嗚呼糾合三軍以遏徂旅勢所難及臣之此計出於不得已伏願 聖明試可焉臣伏聞 朝廷新遣繡衣周咨兩湖專力訓練此意固美矣此舉固不可不為但俚諺曰一人高才不如眾人鈍手今所遣之 御

史雖曰精掄而一御史豈能遍巡二路速收成效乎臣請先使各道監兵使及各大邑各召集驍壯整率教習繼令御史巡閱能否懲勸有方則功緒易就而爲用易期也伏願聖明畱心焉臣聞湖嶺方伯皆無手下兵雖或有之而草草苟充專不著實云監司雖不擔當戰陣而此時危亂極矣討賊之事人得以爲之豈必彎弓鳴劍者然後始舉兵乎所當無人不兵無官不將視治兵一事若朝夕之食朝夕之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孰以貧乏而廢之孰以非其責而辭之哉然後我武張皇威聲相助何難乎卻

此賊而濟艱難乎若只付於當局而不復合力相應則臣恐力分而勢單東撐而西破大敵之來將不勝枝梧也臣請速下明詔於諸路監司聚兵教養常在麾下若頭目手足之相須親自試閱若京師中日之規制若有緩急則以監兵使手下之兵合大邑教養之卒則聲勢稍張豈至如今日之孤弱乎伏願聖明斷行之臣抑有所過憂於衆人之所不憂嗚呼京師根本也當此孔棘之時捍衛根本尤不可不致其完備而伏見城內之備只以砲殺手當之已爲寒心至於一出城外則終日行行不見一人及到江邊

見一武士帶數箇羸卒彷徨於沙磧荻蘆之間萬一
賊謀來偵還報賊中則彼必竊笑而相賀已生飛渡
之計矣且城不自固守在於人都城列雉不可不計
堞分軍而都中武夫除禁軍外見在者少四方軍士
時上番者什居二三一望周遭誰與爲守詩曰予其
懲而毖後患詩人此句正謂今日道而不戒戎作猶
夫平日言念及此骨酸心寒嗚呼一帶長江旣無足
恃千丈金城又無與守臣不識 聖慮其軫乎此邪
古者將家制勝之法謀策爲上聲勢次之若日減萬
竄之孫臆東北出入之虞詡是爾臣伏願極擇大將

之材出住江邊募聚勇士分守淺灘廣設木柵收合
老弱人持旗幟列爲疑兵一以訓練一以耀示使人
遠望而畏之則謀者雖來必將有破膽而走者敵人
若間隱然有採藜之憂矣孰敢侮予如前日乎至於
城守則每堞上多聚沙石且總計禁軍及各色軍丁
名目令每人各守每堞每百堞定一將每五十堞定
一部將又各有隊伍使相統屬嚴申律令違者必以
律從事若禁軍各色軍不足則間雜之徒亦多有曳
落河又不足則搢紳章甫亦何避哉君臣上下刻心
厲氣堂堂之陣井井之旗常若敵人臨之則此所謂

腹內堅彊外邪不入城中之心有所恃晏然奠居孰敢望風而逃避城外之人亦必以為可生之地相率而依歸矣伏願 聖明省念焉且邊聲之報 朝命之傳非置郵不能而經變之後馬政蕩然中外駟馬絕無餘匹急走之卒散亡殆盡汗萊位田果羸傳舍以致羽書還遲蠟詔中滯脫有及期相聞之事則將何以火急而星馳乎此一段誠不可不汲汲變通之臣將此款日思便宜之策而未得焉第有一說各場捉出馬分養槽櫪者空老槽櫪竟何用乎伏願擇取數百匹引致京師別作假廄於外兵曹近處劄四

山枯松以為槽措序芻豆乃擇禁軍中勤幹者數百人分掌其馬使之專意馴養若有趁急宣令之事便許各驅其馬而輪回均定俾無他役則馬無官猪之痛而人情亦不厭苦矣然此馬則只當專委傳命而已自餘他事則責諸兩驛區分色別使無相侵則驛卒少休而傳令不滯矣兵部自上年私買馬匹付之驛卒而驛卒失業不能善養鋪乘絡繹越站乃還玄黃居半倒斃者多此亦不可為也臣在本曹熟見其病常所憂傷故敢以權宜拙計仰 稟焉此節最急伏願 聖明特下有司速議處之嗚呼凡此數條何

莫非當務之為急而廟堂之上想必熟慮而詳言之
然而至今未聞有施設臣不敢知膏肓之病置之於
無可柰何邪抑環視而不知著手處邪

以下

息庵先生文集卷之三

